

● 王松 著

欲望都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王松
著

欲望都市 聆听欲望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望都市/王松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3
ISBN 7-5306-3674-X

I. 欲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8853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69 千字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 册 定价:20.00 元



第一章

1

天空像被太阳燃烧起来，街上滚动着耀眼的热浪。

何文庸朝学校走来，两脚如同踩在烧红的铁板上。突然，他看到一只身上冒着白烟的老鼠从学校里钻出来，跟着又一只，又是一只……这些老鼠吱吱叫着四处乱窜，有的身上已经着起火来。何文庸走进学校，才发现门窗树木花草一切都燃烧起来。

整个校园被笼罩在一片灼人的黄绿色火焰中……

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迎面走来，鼓起两眼睛瞪着何文庸问：“你叫何文庸？”

何文庸看着他。

男人又问：“你就是花园中学的教务主任？”

何文庸愣愣地点了下头。

但是，他的“嗯”字还没出口，那男人的一只手掌已经挂着呼呼风响横飞过来。何文庸只听脸上啪地一声，随即被打得原地转了半个圈，还没等站稳，又有几个男人和女人吵吵嚷嚷地从四面围上来，他们大声喊着：“你这个教务主任是怎么当的？今年花园中学的升学率是零，看你怎么向我们学生家长交待？！”

说着就又有无数只手掌飞来——啪！啪啪！啪啪啪！

何文庸像一只陀螺，在这些手掌的抽打下不停地转着，他感到自己的脸上已经麻木了，身上哧哧地冒出火苗，天旋地转中，他看见这些学生家长的身上也都已着起火来……

何文庸惊出一身冷汗，睁开眼心里还在怦怦乱跳。他想想刚才的梦境，搞不清这又预示着什么。这段时间他经常做噩梦，前些天梦见洪水泛滥，铺天盖地的大水将整个花园中学都冲垮了，结果那一次，初三毕业班在模拟考试中名列全区倒数第二。

常说梦是心头想，却也由不得你不信啊。

何文庸翻过身看看挂在墙上的石英钟，已是上午10点。自从进入中考总复习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在双休日的上午睡懒觉。何文庸仰面躺在床上，习惯性地脑子里迅速想了一下今天的安排，这才意识到，中考在昨天已经结束了，一年一度的“黑色六月”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终于过去了。现在只剩了等待，等阅卷之后公布考试成绩，然后才进入紧张的填报志愿阶段，接下来是召开家长会，向学生讲解报志愿要领……

床头的电话突然响起来，把何文庸吓了一跳。他连忙抓起听筒喂了一声。

来电话的是林老师。林老师声音急促地说：“何主任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”

何文庸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但他还是平和地问：“林老师，有事吗？”

林老师说：“你……能不能马上到学校来？”

电话里突然出现了老崔校长的声音：“何主任，你赶紧到学校来，马上来！”

何文庸立刻意识到，确实是出事了。他已从电话听筒里听到混乱的背景声，其中有人们的叫嚷声、哭喊声和汽车喇叭的鸣叫声。他想，大概是毕业班又出什么事了。于是放下电话从床上爬起来，也顾不上



洗漱蹬上自行车就朝学校赶来。

2

花园中学的校门口已经围满了人。

何文庸把车子扔到一边,好容易才从校门挤进来。他发现操场上停着一辆救火用的消防抢险车,很多人正都仰着脖子往楼顶上看。何文庸顺着人们的目光朝上望去,才发现有一个学生爬上楼顶,一只手抓住旗杆,看样子随时都会跳下来。

何文庸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他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,98中学有一个初中毕业生,因为中考没考好纵身从楼上跳下来,虽然没被摔死,但至今还躺在床上,已经成了“植物人”。此事一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,新闻媒体也趁机大肆炒作,后来还引发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大讨论。何文庸的心顿时揪起来。

由于距离太远,何文庸看不清这学生究竟是谁,不过可以断定是个男生。在人群的最前面,正有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朝楼上喊着什么,看样子是这学生的父母,他们边说边哭,那母亲还冲着楼顶不住地摆手。老崔校长和林老师满头大汗地从人群里挤过来。由于着急,两人都面色通红。何文庸问: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”

老崔校长说,事情就发生在刚才,他进楼时忽然感到头顶上直掉土,抬头一看,才发现这学生正站在楼顶上要往下跳。他连忙把老师们都叫出来,大家一边喊着跟他说话,先稳定住他的情绪,一边就赶紧拨打急救电话。现在“110”、“120”和消防队的紧急救援车都已经赶到了,可是只能瞪眼干看着,谁都凑不上前去。

何文庸问:“为什么?”

老崔校长说:“现在这孩子的情绪非常激动,哭着喊着说他前途没希望了,他父母拦着不让任何人靠近他,惟恐再一刺激他就会从楼顶跳下来。”

林老师介绍说,这是她班里的学生,叫陈晓明,平时学习成绩还算

可以，在班里中等偏上，但自己心气一向很高，家长也抱了很大期望，一心想进市1中或光华中学那样的市级重点校，他曾在一次主题班会上表示过，将来只报考两所大学，要么清华，要么北大，除此之外其他学校一概不考虑，这次中考大概失手了，一时想不开才这样做的。

何文庸说：“他再怎么想不开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想到这样干？”

林老师说：“这孩子平时很孤僻，不太爱说话。”

这时人群中又一阵骚乱，有人不禁失声惊叫起来。何文庸抬起头，就见那学生已将身体探出来，只剩了一只手抓着旗杆。他父母索性放声大哭起来，朝上喊着：“小明，小明啊！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，你是个聪明的好孩子，爸爸妈妈相信你，这次没考好还有下次，市重点考不上咱就上区重点，将来一样可以考清华北大，可你要一跳下来就什么都完啦……”一个消防队的警官已经指挥着部下在地上铺充气垫。突然，那个叫陈晓明的学生在楼顶上喊：“你们都走开！走开！把那个东西也拿走！要不……我现在就要跳了！”

何文庸立刻冲上面大声说：“陈晓明，我是教务处的何主任！”

陈晓明立刻不说话了。

何文庸又说：“你先往里站一站，我这就让他们把垫子撤掉！”

陈晓明说：“不！你先撤掉，要不我马上就跳！”他说着，身体突然晃了晃，一个站立不稳险些栽下来。人群里立刻又响起一片惊叫声。

何文庸迅速考虑了一下，转身对那个消防警官说：“请您，先把这东西拿掉吧。”

消防警官当即反对：“不行，绝不能冒这个险！”

何文庸说：“如果铺了这东西，能确保孩子掉下来没危险吗？”

消防警官抬起头，目测了一下这座建筑的高度，然后摇摇头说：“这座五层楼的高度大约在二十六米左右，恐怕……不能保证，但至少



会好一些,总比直接掉到地上强。”

何文庸说:“既然不能确保,就请您把它拿掉,问题是有了它,孩子马上就会跳下来!”

消防警官问:“这样做了,后果谁负责?”

何文庸说:“我,我负责!”

消防警官回头看看老崔校长和林老师。

老崔校长和林老师也都微微点了下头。

消防警官又跟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,这才挥挥手,让将充气垫撤下去了。

这时,陈晓明的父母来到何文庸面前。

陈晓明的父亲说:“你就是何主任?这件事,你们花园中学要负责任!”

陈晓明的母亲也哭着说:“我儿子……是个聪明的好孩子,他平时很用功,他要是在好学校,一定是个学习优秀的学生,可你们学校的老师是怎么教的?你们……把我儿子的前途给耽误了,这可怜的孩子啊……”

陈晓明的父亲说:“这一次晓明要有什么事,我跟你们学校没完!”

何文庸的心里明白了,在自己来之前,老崔校长肯定已将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来。这也可以理解,他已是快六十岁人,身体又不好,如果将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肯定招架不住。

何文庸对陈晓明的父母诚恳地说:“出了这样的事,我们学校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事后我们会好好儿检讨,不过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,我希望你们家长能配合学校,眼下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,就是安全将孩子解救下来,你们说对吧?”

陈晓明的父母这才眼含泪水点点头,不再说话了。

何文庸又转过身,向操场上的人们伸手做了一个往外推的手势。人们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,都自动朝后退去。消防警官过来提

醒何文庸，说根据消防营救常识，人在高空停留一段时间之后，平衡能力就会减弱，他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失足掉下来。何文庸打着手势，表示自己已经明白了，然后问：“现在，你能想办法把我弄上楼顶吗？”

消防警官说：“这种事不用你们，我的人可以从两边爬上去，直接到楼顶。”

何文庸立刻说：“不行！不等你的人靠近，孩子就会出危险了！”

老崔校长和林老师也都说：“是啊，现在千万别再刺激他了。”

消防警官想想说：“好吧，我的紧急救援车有液压臂，可以从正面把你送上去。”

林老师担心地问：“何主任，你有把握吗？”

老崔校长也拉了他一下，低声提醒说：“你可晕高啊，平时连椅子都不敢登。”

何文庸心里也在打鼓，但他还是说：“现在没别的办法，只好试一试了。”

何文庸站到液压平台上，随着一阵机器轰鸣，紧急救援车的液压臂就一点一点伸展开来。何文庸看着渐渐离自己而去的地面，心也随着悬起来。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赶紧把头抬起来。楼顶越来越近，他已看清了那个叫陈晓明的学生。他想起来，这的确是个好学生，平时很用功，这样的孩子如果在好一点的学校，哪怕是区级重点校，一定是个成绩很不错的学生。可是没办法，花园中学就这样的教学水平。

何文庸在心里叹口气，什么叫误人子弟？这就叫误人子弟啊！

陈晓明先是不停地大声喊着：“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”这时已认出是何文庸，“哇”地一声就大哭起来。何文庸鼻子一酸，眼眶也湿润了，他说：“陈晓明，你先往后站一站，再往后一点，听我跟你说……”

陈晓明打断他说：“何主任，我听您的话了，我努力了，真的努力了，可这次中考，我还是有很多题没见过，有的知识老师根本没讲



过,我考不上重点校了……”

陈晓明说着就失声痛哭起来,凄厉委屈的哭声在半空随风飘荡着。

何文庸在中考前曾反复向学生们讲,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效,有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,学习是不会辜负勤奋的人的。现在,他面对着这个叫陈晓明的学生,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了。陈晓明的哭声如同一只手掌,狠狠抽打在他的脸上。

陈晓明的父母也在下面嚎啕大哭起来,引得人群里发出一片唏嘘啜泣声。

何文庸说:“陈晓明,我知道你是个好学生,凭你的实力完全可以考进重点校,现在最后的成绩还没出来,就算真的没考好……责任也不在你……”

何文庸说不下去了。

陈晓明哭着说:“我完了!我以后……没前途了……”

何文庸说:“你年龄还这样小,以后的日子还很长,你的前途会很远大的。”

陈晓明一边哭着,连连摇头。

何文庸说:“你先冷静一下,听我说,我上来就是想告诉你,这次咱们学校没考好的恐怕不只是你一个人,我已经了解过了,大多数同学考得都不理想,而且有很多人,恐怕连录取分数线都达不到,这不是你们的责任,是……是我这个当教务主任的没把工作做好。”

何文庸说着,忍不住眼泪也流下来。

陈晓明不哭了,瞪大两眼看着何文庸。

何文庸又说:“下去吧孩子,咱们下去吧,我相信你,高中总还能考上的,以后上了高中再努力,一切还都来得及,将来你还能考上好大学的……”

这时液压臂已将何文庸送到楼顶上。何文庸顾不得晕高,一步迈上去,就将陈晓明紧紧搂到怀里。陈晓明如同看到了久别的亲人,把

头扎进何文庸的怀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何文庸轻轻抚着他的头发，也已是泪流满面。初夏的风吹来，带着太阳的气息……

第二章

1

花园中学这一年的中考成绩又排在全区最后，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八，考入重点校的人数是零，剃了光头。何文庸一下慌了手脚。他早预感到今年成绩不会有太大提高，却没成想竟比去年还惨。好在如今办学已开始产业化了，一些名称莫名其妙专业又很诱人的技校、职校以及五花八门的中等职专一下如雨后春笋般地都冒出来，初中毕业生即使中考落榜，学还是有的上的，况且将来中专技校毕业后，还可以再考“高职”、“高专”，同样也是大学，虽然名头不硬总算正式大专学历，如果将来再想深造还可以继续考“专接本”。

这总算为何文庸提供了一些向学生家长解释的理由。

在毕业班的学生家长会上，何文庸反复向家长们讲明这些道理，并一再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学上。但也有一些内行家长，明白“技校”、“职专”一类学校根本算不上什么正经高中，换句话说这就如同让自己的孩子选择上飞机上火车还是上汽车，你一迈脚也就决定了后半辈子的速度和高度，飞机是重点高中，火车是普通高中，至于那些技校职校也就只相当于汽车，汽车跑得再快也没有翅膀，总不会飞到天上去。明白家长心里很清楚，国家有明文规定，技校职专毕业生学习成绩再好，也没有资格参加正式大学招生，只能报考“高职”、“高专”那种另类高校，至于“高职、高专也是大学”则更属无稽之谈。这一类学校的实力和含金量不言而喻，所以将来的出路根本无法与正式大学相比。换言之，现在连正式本科毕业生找工作都难，更何况这种大专生呢！这些家长愤怒地质问学校，你们是怎么教学生的？你们花园中学究



竟有没有教学能力？你们花园中学的老师究竟具不具备起码的教学水平？甚至有家长说，在今天，机关干部不称职要被撤掉，工人工作出了问题要下岗或被解聘，你们这些教师难道就还是铁饭碗吗？还可以混日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？！

毕业班的家长会开成了声讨会，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火药气味。

这些家长的孩子如果仅是平时学习成绩差或不用功的学生，何文庸还能有些话说，问题是还有不少像陈晓明那样的好学生。陈晓明确然没考好，总分数虽在花园中学名列前茅，却也刚过中考录取分数线。陈晓明的父亲在家长会上公开表示，这一次他儿子的事在社会上反响很大，他已同意接受媒体采访，他要将花园中学的现状公诸于世，让公众也让有关领导看一看，在当今时代，还有没有这样的学校？这种学校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？！

今天的媒体对新闻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。他们已将“新闻点”视为“卖点”，一年一度的中考就是个极大卖点，“全景式”、“零距离”报道这方面情况，能大大提升自己的发行量并增强在业内的竞争力，所以他们早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，正巴不得闹出点什么意外事件。花园中学毕业生陈晓明的“跳楼未遂事件”，正好爆出冷门，陈晓明的父母也就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。几乎这座城市的所有报纸都刊发了对他们的“专访”，有的还登了大幅照片，并声称要对这件事追踪报道。广播电台的《渤海早晨》节目，还将陈晓明的父亲请到直播间，同几位教育专家做了一次长达30分钟的专题对话。电视台《教育大视野》栏目也将陈晓明父母请到演播室，让他们向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述陈晓明的境遇，并由主持人和几位学者就“陈晓明现象”做深层剖析，由此引发对当今教育体制的思考。

花园中学也由此成为尽人皆知的“明星学校”。这种“明星效应”的直接后果可想而知，花园中学在暑期招生时，竟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前来报名。

今年生源还会继续大幅下落，这何文庸是早有心理准备的，局里

事先开招生预备会时也已提到这个问题，目前在城市里已全面进入独生子女时代，几乎绝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，这就将过去的生源一下缩减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。而学校容量还是为当年人口状况设立的，于是也就出现了“供少于求”的局面，势必会有学校吃不饱，而且这种状况往后还会继续发展下去。因此，生源不足也就日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
2

何文庸明白，花园中学招不到学生还不仅仅因为这个问题。

如今无论“小升初”或“初升高”还是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，都早已不仅仅是简单意义的招生了。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，学校都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益。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考虑的当然是社会效益，教书育人是百年大计，这不言而喻，但在更深一层经济效益也是很重要的一股驱动力。而学校经济效益的直接体现就在学生身上，这就如同商家都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，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消费者，或者干脆说就是学校的上帝，学校是依赖于学生而存在的，如果没有学生，学校也就不成其为学校，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。因此学校也就像企业一样越来越注重自己的“无形资产”，含金量越高的学校，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会越值钱，学生值钱了学校也就更值钱，于是也才有人肯花重金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来。所以，一年一度的暑期招生就已成为学校之间的竞争乃至厮杀，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源争夺大战。这种时候，自然都很注意自己学校的形象，可以断言，用不了多久，媒体上就会出现小学、中学乃至大学的A类广告，就像企业或产品的形象广告一样。

在这种关键时刻，这座城市的各种媒体突然全方位立体式报道“花园中学学生坠楼未遂事件”，其负面效应带来的后果也就不难想象。如今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，这种被媒体说得糟糕到极点的学校，还有谁肯将自己孩子送来呢？按预先测算，这一带的小学应届毕业生



生原本人数就不多,这一来也都纷纷托门路挖关系,想尽一切办法去了别的学校。花园中学第一次创下历史纪录,在暑期招生工作中一无所获,前来报名的学生人数是零。

何文庸去局里参加招生汇报会,再一次成为全区瞩目的焦点,暑期一个新生没招上来,这种事在全区二十几所中学里还从未发生过。参加这种汇报会原本是校长的事,但老崔校长说自己高血压又犯了,来学校上班已经勉强,再跑局里开会实在没力气了。

何文庸明白,老崔校长是顾及自己的老脸。

老崔校长到年底就已船到码头车到站,离退休只还有几个月时间,他不想再跑到局里来丢这个人。何文庸窝了一肚子气,你现在怕丢人,早干什么去了?自从“陈晓明坠楼未遂事件”以后,何文庸对老崔校长的看法越来越深。他觉得老崔校长是典型的占着茅坑不屙屎。老崔校长当年也是个工作有锐气的人,有一度还将花园中学搞得有声有色。但自从过了五十岁,眼看升到局里已经无望,工作也就渐渐懈怠下来,反正干得再好也是个正科级校长,干不好也不会降职,维持现状还落个轻省呢!何文庸一直想对老崔校长说,可你就没想到学生吗?你不是一个人,也不光是领导着花园中学几十名教职员工,这学校里还有那么多的学生呢,你让这些孩子也陪着你维持现状,这会耽误他们前途,甚至耽误他们一辈子,你这样做公平吗?这可是犯罪啊!何文庸曾很含蓄地劝老崔校长,如果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,提前几个月退休就算了。但老崔校长到了这时候,工作热情反而突然高涨起来,不仅每天坚持上班,而且从不迟到早退,还三天两头召开全体会,向老师们说些可说可不说的话。

何文庸看懂了,老崔校长这是“回光返照”。

老崔校长已预感到自己就要离开校长这把椅子了,这椅子虽只是个正科级,而不是他向往多年的副处级,却毕竟也能让他享受到统辖一方的乐趣,现在就要离开了,要与这个位子永别了,他要抓紧时间再仔细品味把玩一下。何文庸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再劝老崔校长提前

退休了。他怕引起老崔校长的不悦,甚至是误会,好像自己有什么别的企图。

3

何文庸在局里吃了一肚子气。

会上的气氛可想而知,几个重点校的校长在汇报工作时都向局领导抱怨,说是今年生源像洪水一样,挡都挡不住,而且有一点缝隙就都想往里钻,弄得简直难以招架。话语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,无非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学校在社会上享有多么高的声誉。更有几所重点校纷纷向局里提出扩建校舍的要求,而且还想再多要一些计划外招生指标。几个正在往上努力想跻身重点校行列的普通校校长,则更是故意渲染自己学校的招生盛况,描述新生争先恐后报名的情形,并一再强调今年生源虽不如去年素质高,但他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尽短时间内把新生教学搞上去。这种汇报当然有相当的水分,甚至带有泡沫性质,生源逐年减少已是个不争的事实,各校招生盛况再怎么轰轰烈烈,毕竟有招生人数管着,总不能想吹多少是多少。何文庸心想,吹吧,这都什么年月了,还弄“大跃进”那一套?

让何文庸感到奇怪的是,刘局长在会上并没对花园中学提出批评。

刘局长只问了一句:“你们学校的老崔校长怎么没来?”

何文庸如实向刘局长汇报说,老崔校长心脏病又犯了,来局里不太方便。

刘局长听了也就没再说什么。刘局长当年也是从花园中学出来的,那时他是正校长,老崔校长是副校长,后来他升到局里担任第八副局长,老崔校长才升为正职校长,但再后来刘局长一路从第八副局长干到第一,直至升为正局长,老崔校长的职位却像被钉住了似的再也没动。何文庸大学毕业分来花园中学时,刘局长刚到局里,他对何文庸一直颇有好感,提拔何文庸当花园中学教务主任,当初就是刘局长提



的建议。所以这些年来,何文庸总觉得自己跟刘局长之间在情感上有着某种默契关系。

散会以后,何文庸原想再跟刘局长单独谈几句话,但他感觉刘局长似乎并不想给他这个机会。仔细想一想,在这种时候也实在没什么话好说,不仅自己尴尬也让刘局长为难。

于是跟谁也没打招呼,就从局里出来了。

第三章

1

在何文庸回到学校之前,教务处老李刚刚接到一个电话。

电话是一个叫徐静宜的晚报女记者打来的,说是要采访花园中学的校领导。老李一听又是记者,心里先就打怵,自从那个陈晓明闹出“跳楼未遂事件”,这段时间学校的门槛已快被记者踢破了,而且每次采访之后,都会给学校招来一堆麻烦。

老李举着电话小心翼翼地问记者,要采访什么内容。

女记者说,当然是有关花园中学的近况,比如这届中考,还有暑期招生情况。

老李一听就没好气地说:“你们当记者的是不是没事寻开心哪?我们花园中学今年的中考和招生情况社会上都已轰动了,你们新闻媒体会没听说?”

女记者说:“听是听说了一些,所以才想来具体采访一下。”

老李说:“没什么好采访的!”

想了想又补充一句:“无可奉告!”

不料这女记者听声音年轻,却挺沉得住气,她立刻追问了一句:“您说无可奉告,是您自己的意思,还是代表花园中学校方的答复?”

老李立刻没词儿了。他知道,自己当然无权代表学校。于是迟疑了

一下,只好说出校长办公室的电话,让对方直接跟老崔校长联系。

不料时间不大,老崔校长就气冲冲地来教务处找老李。

老崔校长劈头就问:“是你答应晚报记者的?”

老李一下被问懵了,眨眨眼说:“我……什么也没答应啊?”

老崔校长说:“你没答应?你没答应记者怎么会把电话打到我那里,说是你已经同意校方接受媒体采访,你有什么权力随便答应人家?!”

老李一听就明白了,老崔校长是上了那个女记者的当,于是连连叫着冤枉说,自己连个教务处的副主任都不是,怎么会乱答应这种事?

这里正说着,外面已经有人在叫,说是有人来找老崔校长。

老崔校长这才又匆匆赶回校长室,就见一个记者模样的女孩正等在门口。老崔校长暗想,这个女记者确实够厉害,她刚才一定是就在学校附近打的电话。

女记者显得很老练,一见面就微笑着走上前来伸出手:“老崔校长,您好,我是晚报记者徐静宜,专门负责跑教育口儿的。”

老崔校长的心里忽悠一下,感到有点奇怪,自己这“老崔校长”的称呼平时只有教育界内部的人叫,外人一般是不知道的,他没想到这个叫徐静宜的女记者竟会这样称呼自己。再仔细打量她,又觉得有几分面熟,只是一时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。

老崔校长不便多问,就客气地将她让进办公室。

女记者徐静宜先向老崔校长出示了自己的证件,又递过一张名片。老崔校长特意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,是晚报专题部的。他忽然觉得徐静宜这个名字也有几分眼熟。徐静宜开门见山就问:“据说,今年花园中学的中考成绩在全区名列倒数第一,有这回事吗?”

老崔校长点点头说:“嗯,有这回事。”

徐静宜又问:“今年暑假,花园中学出现了零招生?”

老崔校长又点了点头。

徐静宜一笑,忽然说:“老崔校长,提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可以吗?”